

康萨利克畅销小说精品集

Konsalik

[德] H·G·康萨利克 著 © 邢阿香 等译



非人性的

暴虐

为了寻找战争期间在萨哈拉沙漠失踪的哥哥，希尔德随演出公司的舞蹈队来到非洲。这支舞蹈队是犯罪集团以招聘演员赴非洲演出为名，实际上是把些年轻漂亮的欧洲姑娘拐到舞厅卖淫。

到达非洲后，希尔德多次被转卖，受尽蹂躏，过着非人的生活。她

屡经艰难，终于逃离虎口，找到了失踪的哥哥，并协助法国雇佣军和警方歼灭了牟取不义之财的犯罪集团。

群众出版社



非人性的暴虐

(德)H·G·康萨利克 著

连玉泉 邢阿香 郝平萍 译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人性的暴虐/[德] 康萨利克著: 郝平萍, 连玉泉,
邢阿香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4-2781-X

I. 非… II. ①康…②郝… ③连…④邢…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099 号

非人性的暴虐 [德] H·G·康萨利克 著

译者: 郝平萍 连玉泉 邢阿香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4 千字

印张: 8.875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4-2781-X/I·1160

印数: 0001—7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为了寻找战争期间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失踪的哥哥，希尔德·西费尔特随某文艺公司的一支舞蹈队来到非洲。实际上，这支舞蹈队是一个犯罪集团以招聘赴非洲演出的女演员为名，拐卖年轻漂亮的欧洲姑娘到沙漠绿洲中的舞厅，逼迫她们在所谓的“娱乐室”里卖身的骗局。到达非洲后，希尔德多次被转卖和欺辱，过着非人的生活。她几经艰险，终于逃出虎口，找到了失踪的哥哥，并帮助法国雇佣军和警方一举歼灭了拐卖年轻姑娘以牟取暴利的犯罪集团。

该书作者为德国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康萨利克。他用娴熟的技巧，描述了神秘的阴影笼罩下的撒哈拉沙漠中发生的惊险曲折的爱与恨的故事。该书在德国出版后，曾先后 20 次再版，并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翻译出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内 容 简 介

一支剑足以使一个人屈服，但要使一颗心屈服，则需要另一颗心。

—古代阿拉伯谚语—

合同登记号：图 01-2002-5972

Die Strasse ohne Ende by Heinz G. Konsalik

© 1952 by Blanvalet Verlag, München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1

沙子！

噢，这些该死的沙子！

我恨死它了，这些沙子！

我恨死它了，头顶上这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太阳！它几乎吸干了我大脑里的最后一点理智！

烈日炎炎，岩石似乎也在呼呼出汗。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狂风一直不停地吹过撒哈拉大沙漠，将令人讨厌的沙尘吹向天空，像一团燃烧的云团，钻进每一个缝隙，钻进每一个帐篷，钻进每一个洞穴……

狂风扬起的沙尘扑面而来。我用舌头舔舔嘴唇，牙齿中的沙子嚓嚓作响。沙土在我被汗水浸湿的脸上结成薄薄的沙层，用指甲能划出深深的沟痕……

在这个地狱中生活，连呼吸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生活！我过的还能算是生活吗？

啊，我要是有一面镜子……

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面容了？

四个星期？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四个星期前，在奥威德-埃尔-哈德，一口井中的咸水映出了我的脸——一副瘦骨嶙峋、颧骨凸出、长满金黄色胡须的脸，一副充满痛苦、恐惧、饥饿和毁灭的脸……

在我身后，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骑在一峰骆驼上笑着。

他笑着……已经四个星期了！沙漠中的四个星期意味着什么？对我是好久好久，而对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却只是瞬间片刻！

到底谁还记得我——汉斯·西费尔特？汉斯·西费尔特博士，一位特许工程师^①，在柏林有我的住宅，我的家，我的亲人……上帝啊，现在哪儿是柏林呀？

我最后一次看见约阿希姆斯塔大街是在 1942 年 5 月，准确地说，是在 5 月 23 日。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和希尔德散步在大街上。我还清楚地记得，希尔德身穿一件大花连衣裙，一头深色的卷发上戴着一顶小白帽。她骄傲而自豪地挽着我——很有声望的哥哥，

^① 特许工程师：德国工科大学毕业的学位。——译者注

正准备利用其发明的专利大展宏图的工程师……我们在万湖里游了一个多小时泳，然后躺在岸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幻想着未来，幻想着世界上充满和平，幻想着企盼已久的自己的工厂打开大门的美好而遥远的那一天……

已经过去 15 年了？15 年来，特许工程师被认为失踪了？在非洲的某个地方失踪了……昨天，当看守给我送来新的食品的时候，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走进我住的洞穴。他的脸像往常一样和蔼可亲，他的举止、风度和修养堪与社交名人相媲美。据说，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并在法国读完大学，然后返回大沙漠，成为他的部落的首领。他身上穿的白色阿拉伯长袍上沾满尘土。尽管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但他脸上却丝毫不显倦意。

“我给您带来一个新消息。”他用有些生硬略带喉音的法语对我说，“我昨天在比尔阿迪巴见到了巴巴多·穆罕默德·本·拉姆登，他让我向您表示问候。”

我点点头。

“谢谢。”我轻声说，“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也不想。您一定觉得很惊讶……但确实如此。”

阿玛尔点点头，点燃一支烈性香烟。他也递给我一支，但被我拒绝了。

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抽不了这么呛的烟。

“您 1944 年来到大沙漠，试图有所作为。您走遍了

整个撒哈拉大沙漠。您发现了一些秘密……这我们知道，博士先生。但您不能按您的计划行事！”

“所以你们就把我禁闭在沙漠里达两年之久？”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动地大声叫道。但很快我就对自己的发作感到后悔了……这只会耗费精力，但却无济于事。

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的脸上仍带着笑容。我曾经见到过这种笑……在日本、蒙古、波斯、埃及，现在又在撒哈拉大沙漠中。一个像面具一样的微笑，在其后面潜伏着恐惧。一个如此友好的微笑，让人恨不得挥拳击去并咆哮：停止！停止！

我低头看着地……我无法再忍受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那双快乐的小眼睛。真的，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迄今为止，我已在沙漠中被禁锢了两年……不停地在沙子、岩石、砾石和丛林中行走……我被捆在骆驼上……在帐篷里和两个身上散发着臭味的极为肮脏的看守睡在一起……只有在阿特拉斯山脉或霍加的岩洞里，我才终于独自一人，才有时间思考、回忆、希望……

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微笑着。

“迄今为止，您缺少什么东西了吗？”他用假惺惺的友好的口气问道，“您一直有吃的……烤羊肉、橄榄、无花果、水果、牛奶。我们送给您咖啡，您睡在舒适的毛毯上。您甚至还喝到了七次葡萄酒。”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阿玛尔看着潮湿、温暖的洞壁。

“已经两年了？真主让时间过得真快！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对您是这样，阿玛尔！”

“对您不是吗，博士？”

“让我作为囚犯说是吗？这有些友好得过分了！”

阿玛尔挥了挥手，不同意我的说法。他手指上戴的一颗大宝石钻戒闪闪发光。他一定腰缠万贯，我想。他有巨大的财富、大批的牧群，还有两千多峰骆驼。他和法国、英国、美国及德国之间都有贸易往来！

“您是我们的客人。”他口气温和地说，“我们不得不对您‘悉心照料’。这是您自己的过错，博士先生。您拒绝了我们的条件……我们给您 10 万美元！”

“而沙漠的价值更大！”

“我知道，博士先生。您发现了可以使荒芜的沙漠变成肥沃的良田的办法。您发现了地下水脉——我们最大的秘密。您能使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一个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大果园，每年收获两季，甚至三季！您发现，直到霍加山后，直到尼日尔草原的尽头，整个沙漠都可以变成可耕地……可是，您为什么不保守这些秘密？！”

我坐起身来。

现在，我们面对面地站着，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两臂交叉，紧抿着双唇。他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我面前。

“人类需要土地！”我严厉地说，“如果不开拓新的土地，人民将会挨饿！现有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其现

有土地的规模！我们必须开拓新的土地！”

“那我们呢？”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不动声色，用十分平静的口气说，“一旦沙漠变成绿洲，白人们将会纷至沓来，把我们驱赶出沙漠，用最先进的武器消灭我们，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并且不愿拱手相送。白人们将会把我们像卡菲尔人^①、印第安人一样地欺凌和宰割。我们剩下的只有死亡！但是，只要沙漠里永远是沙子和石头，它就永远属于我们。没有人会来骚扰我们，我们可以自主地统治撒哈拉大沙漠……真主把沙漠造成了阻止白人侵袭的边界！”

“但它对你们毫无用处！”

“它留在这里！这就足够了！它给我们带来海枣、甜瓜、橄榄、骆驼奶和羊肉……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只要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幸福而快乐地生活在祥和之中。这时，您来到了我们这块土地，并且发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在我们人民灵魂之中的秘密。”

阿玛尔站起身，他身上穿的阿拉伯长袍发出轻轻的簌簌声。他又高又瘦，像从撒哈拉的岩石上劈下来的一样，站在炎热的岩洞里。

洞外，刮起了大风。风沙大起，天空中的太阳火辣辣地烧烤着大地。

“您还需要别的东西吗？”他礼貌地问。

“自由！”我喊道，跳了起来。“我需要自由！”

^① 卡菲尔人：南非说班图语的居民。——译者注

“如果您向我们保证，博士先生……”

“我将泄露我的秘密！”

“那我的世界……”

他快步离开洞穴。

这是昨天——1957年7月23日——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记住这个日子，也许今后人们在沙漠或阿特拉斯山谷里发现我的日记本时，它还很重要。

夜里，我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我忍受这些痛苦是否有意义。为什么我不向他保证，绝不泄露撒哈拉会变成良田的任何秘密？这真的是帮助忍饥挨饿的世界的觉悟或者不向“野蛮人”屈服的骄傲吗？这是让我忍受一切痛苦的令人诅咒的白人的骄傲和自豪吗？

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在巴黎学习过；巴巴多·穆罕默德·本·拉姆登——沙漠的最高统治者，在蒙特卡洛拥有一座别墅，每年大半时间都生活在欧洲。他穿的和我们一样，受人尊敬，非常贤明，是一个长着白胡须和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他甚至娶了一个白人妻子。为了取悦于她，他休了他的后宫妻妾；还有科尼夫·赛德——阿尔及尔的帕夏^①，他的快艇驰骋在地中海上，他出席威尼斯电影节，在英国打高尔夫球，并在德国访问时亲自下到雷克灵豪森的矿井里……

这些人是野蛮人吗？他们为什么向我这个尊重他们

① 帕夏：历史上土耳其、埃及等国的高级军官和官吏。——译者注

并且想与他们成为好朋友的白人发难呢？我遍游他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标下各种符号——井、水沟和地下水脉，这些可以使撒哈拉沙漠变成花园，世界上最富裕的花园。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拒绝同意接受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的观点。

我在洞穴里跑来跑去，并不时将额头贴在渗出水滴的石头上，享受着温暖而潮湿的洞壁带来的舒适的感觉。

我没有睡觉，静静地坐在洞穴的入口处，凝视着看守的营火、不远处黑暗中的一座座毛毡帐篷和围坐在火堆旁的阿拉伯人。

我看见，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独自一人坐在山崖下的一块石头上，用右手支着头，身边放着一支新式美国速射冲锋枪。在寒冷的沙漠之夜里，他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我顺着洞前的一条狭窄的小路，慢慢地走下山，坐在他的身边。

两名跟在我身后的看守见我坐在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身边，又放心地走到一块大岩石后面。

阿玛尔仰望着天空。

夜空中，星光闪烁。

世界上哪儿还能看到比沙漠中更璀璨的星斗？无垠的大地上，万籁俱寂，好像上帝此时此刻也停止了呼吸，在这里静静地独自欣赏他的造物的美丽景色。

“您睡不着觉？”我轻声问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

“您也如此？”他反问道。

“被战胜者永远不能安睡。”

“因为他受到良心的责备？”

“不——因为他不幸被战胜了。”

阿玛尔戴正他的头巾。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像风化的岩石一样饱经风霜。

“我们的胜利，只是时间的一个很短的停顿！”他直爽地说，“真主发怒了。沙漠也将不再属于我们。”

“所以您睡不着觉？”

“是的。”

“你们准备怎么处治我？”

“带着您继续迁徙，博士。”

“还要多长时间，阿玛尔？”

他耸了耸瘦瘦的肩膀。

“这取决于真主的意愿……”

“这可能是一生之久！”

“也许是这样，博士！”

我觉得像被掐住了脖子，喘不过气来。

一生作阿拉伯人的囚犯？一生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游荡？终日被用驴皮制成的皮带捆在骆驼背上？

在大沙漠以外的世界里，在远离撒哈拉的柏林，生活在继续下去。那里有一个姑娘，不相信一个英国情报机关的信中所说：战俘——德国上尉汉斯·西费尔特1944年从突尼斯的俘虏营逃出后，一直下落不明，估

计已死于沙漠之中。那里的生活仍在继续，就像 15 年来没有我一样在继续；15 年，我在此期间学会了去爱和恨大沙漠。

爱和恨——这听起来是否有些精神失常？

只有了解沙漠的人才会知道，这个恨也只是爱……

我突然站起身，把阿玛尔·本·贝尔卡希姆吓了一跳。

他的脸掩在黑暗里，我无法看见他的眼睛，但我猜测，他此时正目瞪口呆地凝视着我。

“根据我对您的了解，博士，您现在想杀死我！”他突然说道。

“不。为此我缺乏必要的手段，或者只是缺乏勇气。您身边放着您的冲锋枪，我本来早就可以把枪抓在手里，并向您举枪瞄准，但是我缺乏勇气。我可能胆小，阿玛尔，比您想像得还要胆小。”

“也可以说这是聪明之举。您杀死我又能得到什么呢？您当然十分清楚。”

我转过身，又顺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朝我住的洞穴向上走去。

我没有再回头去看火堆和帐篷，也无心再去欣赏天空中美丽的星斗以及沙漠之夜的寂静。不远处的帐篷堆里，一个阿拉伯人正在引吭高歌，一面锣在为他伴奏。单调、刺耳，紧接着又像呜咽的声音打破了沙漠之夜的寂静。

我慢慢地走进我的潮湿的洞穴，感到浑身发冷。我

裹上两层厚厚的被子，蜷缩在毯子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向比尔阿迪巴方向继续前进。

噢，上帝，往哪儿走不都是一样吗？

到处是沙子！到处是火辣辣的太阳！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的几点绿洲显得十分孤独，像辽阔海洋中的几个孤岛。

几棵棕榈树、几间白色平房、一口水井、一个干涸的河床……到处是被冲刷磨平的河卵石。

一条仅在雨季有水的干涸河道……

到处是大沙漠……

然后，我进入了梦乡。

今天，狂风仍在怒号。沙子吹进我的洞穴，空气中充满沙尘。骆驼跪在小山谷里的岩石上，帐篷在风沙的冲击下似乎摇摇欲坠。

我的日记今后会被人发现吗？会有人读到它并且回忆起1957年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如果明天风暴过后继续向比尔阿迪巴行进，我准备把日记本压在一口井边的石头下，或者藏在一棵棕榈树下。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只是撒哈拉大沙漠中被狂风扬起的一粒沙尘。

噢，上帝啊，我要是从未见这块土地就好了！

在威尔默斯多夫街的一栋大楼里，有几间“横渡大